



小锐利的政论文。可鲁迅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，广义上的杂文，就是广博、就是杂。你去翻阅他的杂文集，并不是每一篇都在辛辣讽刺、针砭时弊、影射政治，也收录了很多俏皮的、智慧的、学问性的文章。比如，他把自己翻译的《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》收在《二心集》里。《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》《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？》以及跟日本学者讨论《大唐三藏取经记》出版时间的论文，他也都放在杂文集里。”

关于“鲁迅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长篇小说，矗不起来”的质疑，郅元宝颇不以为然。“不要求全责备。回过头看，五四以后才引入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概念。以前，（中国的士大夫）大多是不怎么重视小说的。根据从《文选》到《古文观止》的‘入选门槛’可判断，国人推崇的是经世致用的美文，如《出师表》《报任安书》等，都是既在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，又文采动人、情理交融，因而传诵千古。就这一点而言，鲁迅的杂文，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是相通的。他的杂文包罗万象，与古代的散文、

1931年4月20日，鲁迅全家与冯雪峰一家合影。



鲁迅研究的一些专著。

小品文联系紧密，而其篇数繁多、文体灵活处，似乎又是古人所不及的了。更有学者说，当下一些网络评论文章的风格，就是走了鲁迅的杂文的路子。鲁迅写杂文，常搜集报刊上所登载的时事新闻为素材，不啻一种‘跟帖’，离不开当时最强势社交媒体的助推。他的短兵相接，机敏睿智，‘杂文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守的手足’，使得他的杂文永不过时，越来越让读者喜欢。鲁迅没有写成一部长篇小说，固然遗憾；不过，文学评价的标准理应多元，他的非凡成就，不因此而受损。并且，据我所知，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动笔写长篇小说的念头。冯雪峰就回忆，老师计划写一部讲述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长篇小说，‘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；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；第三是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；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。’可惜啊，天不假年，鲁迅55岁就去世了。我相信，以他的才能，只要时间允许、健康状况允许，他的长篇小说，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”

最后，郅元宝总结，从接受美学的规律看，接受的主体、接受的环境影响接受的效果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被接受的客体，永远是“沉默的发声者”。一段时间内，可能会出现接受者的声音，盖过了被接受者的声音的情况——但是，尽管历史很像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鲁迅可以被任何人诉说，历史还是历史，鲁迅还是鲁迅。研究的观点有变动，研究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